

时光版征稿邮箱:
zzrbsg@163.com

地名记忆

从茶陵古城墙迎湘门进入，到二总街的直角拐弯处，再往北到达关帝庙的这条街即过路街。老街坊说，这里以前的居民以郭姓和王姓为主，曾叫郭王街，后来便习惯叫过路街。这条街不长，约200米的样子，但古民居和遗迹不少，引来不少游客。



(一)

湖南省银行茶陵办事处就坐落在过路街的西边。这是一栋上世纪30年代极为普通的民居，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青砖黛瓦，古朴端庄。

创建于1650年，在当时颇具规模的药店——劳九芝堂在“文夕大火”中损失惨重，大量的鹿茸、麝香、灵芝、人参等名贵中药材在火中化为乌有。劳家的后代劳绍帆是一位银行家，为了抗日救国，租借此房创办了湖南省银行茶陵办事处。同时，成立于1939年7月的湖南第二保育院，也收容了长沙“文夕大火”后以及岳阳、临湘两个沦陷区的难童300多名。为确保儿童安全，湖南第二保育院决定将院址从长沙迁往茶陵下东乡一位乡绅的私人住宅里。在河干水浅的深秋十月，老师冒着日军的轰炸，带着难童乘坐几十艘民船，经湘江到沅江，一路颠簸，历时18天终于到达目的地。

新院址虽然设备简陋、条件艰苦，但为孩子赢得了4年多的受教育机会。在这段时间里，湖南第二保育院在茶陵对孩子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知识文化教育、战备教育及生活自理教育，让这些离乡背井、饱经战争忧患的难童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与关爱。虽然学生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一，但因为难童特殊的身世和经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很高，加上老师因材施教，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成效。1941年，第一批学生18人全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位于茶陵的湖南省立第二中学（今茶陵一中）。他们中不少人后来考上了大学，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1944年湘北会战，湖南第二保育院开始了第二次转移，离开茶陵向酃县（今炎陵县）出发。

春去秋来，转眼多年过去了，这座民宅依然保存完好。房子无人居住，门窗陈旧、粉墙斑驳，门前丛生的杂草仿佛在向来来往往的人们讲述着并不遥远的故事。



过路街

(二)

走到过路街的最北端，眼前赫然出现一截建筑遗址。仔细一瞧，原来是一所学校的校门，门楣上清晰可见“城关中学”4个字。墙壁上色彩斑驳，重叠着模糊不清的对联和标语，留下属于那个年代的印记。城关中学的右边，并排有几座同年代民居，它们待在一起，相互陪伴着，以一种慈祥的姿态淡然老去。这样原汁原味的画面，总让人惊喜并心怀感恩。

当地人称呼这里为关帝庙。与关帝庙（即武庙）并排一起的，还有龙王庙、宣公讲堂、节孝祠。《茶陵州志》中记载，关帝庙在明朝洪武年间由指挥使郑质修建，此后迭经兴衰，毁建多次。每年春秋仲月，官府选定日期到关帝庙祭祀，且由最高行政长官主祭。此外，在关帝的诞辰之日也要进行祭祀。对参与的人员、仪式、祭品、祝文等都有详细规定。

后来，茶陵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改革声中开始创立学堂。由于财力和时间上不允许新建校舍，因此校舍便占用了孔庙、土地庙、龙王庙及各族姓祠堂。例如，陈家祠的私立沅云小学，七总镇罗家祠的县立中学，刘家祠的县立第一区高级小学，江西会馆的豫章小学……

五四运动后，在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口号声中，茶陵的妇女运动也蓬勃兴起。茶陵妇女解放运动先驱谭道瑛以关帝庙为校址，创办了茶陵女子学校，招收了两个小学班，一个普通班，一个成人班。从此，香火鼎盛的关帝庙便活跃着一群渴求知识、追求进步、积极向上的妇女。从当时留下的照片来看，绿树掩映下的关帝庙，显得静谧幽深，神圣庄严，也是办学的理想境地。

由于风气初开，入学的女子不到100人，但是社会影响极大。她们不仅学文化、学缝纫、学刺绣，还勇于接受新思

想，敢于冒着风险支持革命、参与革命，不少学生成了当年茶陵妇女运动的骨干。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她们以身作则，带动全县妇女剪发髻、放缠足、学文化、斗土豪，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在茶陵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可惜1927年“马日事变”后，这所学校被迫停办，仅存在一年多。

1949年8月，茶陵和平解放，各类学校照常开学。1951年，由首善镇中心小学和正本小学合并成立的民主小学，地址就设在关帝庙。于是，沉寂多年的关帝庙又飘荡起琅琅读书声。1952年，民主小学改为第一完小，也称民主完小，成为茶陵县重点完小。1968年，民主完小划归城关公社管理，改称前进学校。上世纪80年代，前进学校并入星星学校。

现在的城关中学遗址，便是由原民主完小改建的一所初级中学。招收的学生主要为未考上中学但有入学要求的青少年，他们学习成绩较差且大多为农村户口。但学校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努力开展教学改革与研究，尽量做到不嫌弃、不放弃、不抛弃每一个学生，为学生的生存和发展奠基。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都有明显转变，有的继续取得高学历，有的参了军，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上世纪90年代，为改善教学条件，城关中学搬到十八丘新址。

光阴荏苒，岁月更替，历史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如今，数次改建的关帝庙已不见踪影，随之消失的还有曾经的袅袅香火和琅琅书声。当文明驶入高速铁路车道时，当城市处于日新月异的变迁中，幸好这里还存有一截城关中学校门遗址，以及与之陪伴一起的古民居，让人们飘浮的心灵沉静下来，穿越时间的隧道，去追寻、探索历史的启示。



城关中学遗址



湖南省银行茶陵办事处旧址



民国时期的关帝庙

茶陵过路街

张冬娇

老照片



攸县师范行政干部班师生合影

攸县师范的特殊班

黄德胜

攸县师范是1930年创建的学校，地处攸县城珍珠巷。1955年，攸县师范隶属湘潭地区管辖，当时在攸县师范读书的浏阳籍学生陈云是毛泽东战友——陈昌烈士之女，她两次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回信时，信封上手书的“湖南攸县师范”几个字，被学校制成校牌。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提出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株洲市委组织部决定用办班的形式，提高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攸县师范行政干部班由此应运而生。

当时，由株洲市内相关单位推荐，经过考试，最终录取了40名学员，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这批学员中年龄最小的21岁，最大的39岁，与正常的攸县师范生在年龄上有较大差距，形成了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此前，班上的学员们大都只有初中或小学文化，在工作中也曾吃过文化底子薄的苦头。来到攸县师范，大家有如久旱遇甘霖，学习起来十分努力，我也暗暗告诫自己：不能辜负组织的期望，不能浪费用知识武装充实自己的机

会。

由于师生年龄相差不大，甚至有的老师比学生的年龄还小，所以我们这个班的师生关系更像兄弟姊妹，加上师生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因此谈论的话题极为广泛。在班上，学生甚至可以拿老师调侃，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对老师不尊重，而是双方亲密无间所致。老师为学生们花费的心血、教授的知识，大家永生难忘。

攸县师范是行政干部班学员的加油站，两年的学习时间虽短，但给我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回忆，更积聚了宝贵的能量，为今后的工作、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攸县师范已不复存在，但攸县师范行政干部班师生们的那份情谊却被我们珍藏在心底，大家虽然忙忙碌碌，但总是盼望相聚的时机。如今，青春不再、容颜已改，但同学谊、师生情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变得越发浓烈，大家对在攸县师范求学的那段时光更加怀念。每次聚会我们都会来到学校，仰望“湖南攸县师范”的校牌，回顾那段青春的岁月。

旧事

黄獭嘴镇

谢艳君

黄獭嘴镇改名为枫林镇有六年之久了，一旦提及，我还是叫它的原名。只因这是我的家乡，我绕山绕水走过童年少年的地方。它的拙与秀，都是记忆中最亲切的一段。

从醴陵城北出发，沿着弯曲而光滑的道路，青山、田野交错着相迎、退后，不过半小时车程就到了黄獭嘴镇。当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没这么快，四十里的路得用一个多小时。坑坑洼洼的土马路，雨天一路烂泥汤，天晴一路尘土飞扬。这不怕，乡下的大人小孩都结实，颠簸一个来回，不但不觉骨头散架，倒有种骑马的快乐。去城里嘛，开心。

我的爷爷奶奶在城里的一家瓷厂上班，酷暑天厂里发的冰票对儿时的我有着无穷吸引力。每当此时，我和妹妹就盼着暑假的到来，挤上那辆蓝白色的破旧班车。对，必须用挤。那时候，醴陵的东南西北四片区里，北乡的经济最欠发达，汽车站考虑到出行的人少，每天只排出三四趟班车，而且车子是最旧的，路烂损车。要搭车的人，早早就站在乡政府左侧的街道旁眺望，只要望见四五百米远的叫香炉山的长陡坡上晃下个车影，人群就嚷嚷着“车来了，快快快”，随即纷纷提起布袋蛇皮袋雨伞等随身物品，全力以赴做好准备。我是最怕这个时刻的，车未至，人已紧张得不行。当沾满灰尘的班车停在固定的位置，车门“哐当”一声打开，等不及车内的乘客下完，围堵在门口的人群就迫不及待地向上传。我也拼命往车上挤，总感觉正要挤上去时却又被挤下，刚要搭上车脚又被挤开，夹在人群中那种害怕和失望让我一次又一次证实自己是多么的滞和笨。幸好妹妹特别麻溜，每次她都能如泥鳅一般早早钻进车，并替我占好座位。

车门口挤成一团时，车窗口也没闲着。有人大

直接爬窗翻入车内，有小孩和行旅被人托举着塞进车厢。坐在车门口第一个位置的售票员从挎包里掏出小镜子，放在厚厚的票夹子上，仔细照看一路风尘后容颜是否有损，车上挤成一团糟的场面她早已司空见惯，故完全无改她的悠闲范。任众人挤破头，她的位子永远稳如泰山。记得老师让我们写作文“长大后我想当……”我脑子里浮现出的就是班车售票员的样子。

黄獭嘴镇通往城里的路是起伏跌宕了些，不过镇上从头到尾的街道都很平坦。我家曾住在镇上，是一栋房子的三楼。家里的阳台正对着一个很大的预制场，长条形的水泥板不断被做出，又不断有拖拉机拖走，预制场总是满的。单调的风景我不关心，我喜欢趴在窗台看镇上的人来来往往。碰上下雨天，街道上是什么行人的，而店面的老板都还在坚守。对面是一家理发店和一家钟表电器修理店，分别叫“海兰理发店”和“红波电子”。

理发店老板叫海兰姐，个子矮，年龄和我妈差不多，镇上的人都夸她手艺好：光灯泡剃得亮，西瓜皮剪得圆，卷发烫得不散圈。她一个人洗剪吹烫全包，不紧不慢带着笑容忙活，到最后，除了刮光灯泡的，不论男女，她都会给喷上一团白沫，叫摩丝，一梳，柔软的头发表根挺立，纹丝不动。从她店里走出来的人，个个精神倍增。

隔壁“红波电子”的老板个子高，浓眉大眼的，似乎整天没什么事做，那时的黑白电视机和天仙牌风扇极耐用，只有几个收音机和手表闹钟由他拾掇。有一天，他的小店多了两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妈妈说店老板带的徒弟，还说，“读不进书，学门手艺也是好的。阳花的缝纫店的徒弟也没断过，尽是你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妹子。”



黄獭嘴镇一隅



黄獭嘴中学



朝鲜战场凯旋归来的二姐

真情

电波中绽放的青春

雷良标

我的二姐叫雷良为，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她从朝鲜战场平安归国，但那时我们全家人都不知道，她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担任机要秘书。

1949年南昌解放时，二姐刚从南昌女中高中毕业。当年只有20岁的她，积极报名参加，投身到了革命队伍的洪流之中。那时部队人才奇缺，高中毕业算是“稀缺人才”，组织上安排她到武汉学习。由于表现优异、成绩突出，结业后她被分配到北京，安排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工作。

1951年初，二姐被派往朝鲜从事机要工作，很多加密电报都是由她翻译，有时她还要破译敌方的电报密码。母亲从二姐的来信中得知她已毅然奔赴朝鲜战场后，整日提心吊胆，经常一边念叨一边掉眼泪。她对女儿有着最深的牵挂，心中一直默默地祈祷着女儿平安。母亲的思念，只有通过写信来传递，而写信的任务则是由我来完成，这也算是我的一项“家庭作业”。母亲念一句，我照样写一句，可母亲喋喋不休，常常让我无法下笔。信写好后，母亲总是不放心，生怕我有遗漏，没有写出她的心里话，要我反复念给她听，再反复修改，直到她点头满意，才让我把信装入信封寄走。

1953年冬，二姐终于从朝鲜凯旋。她穿着一身黄绿色的军装，头戴遮耳的军帽，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徽章和金光闪闪的军功奖章。尽管过去多年，但她英姿飒爽的模样，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母亲看见思念多年的女儿忽然出现在面前，不禁热泪涟涟，拉着二姐的手不肯放开，两人有说不完的话。二姐告诉我们，她在朝鲜战场上多次遭遇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每天坚守在潮湿寒冷的防空洞中，但胜利的信念从未动摇。

当年父亲疾病缠身，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多次住院治疗。眼见女儿终于平安归来，高兴之余，他提议拍张全家福留作纪念，并得到全家一致同意。在当地最有名的“美光”照相馆，我们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此后二姐返回北京，再与我们相聚已是多年之后。

我知道阳花，一个漂亮的裁缝，长马尾、大酒窝，她最小的妹妹还是我同学呢。听说她的生意比镇上另一个老裁缝师傅的生意都好，款式新颖、布料时尚，还做得好。

镇上的店面虽然多，但我都有印象。初中、高中，每天在绿树夹道的小街最少走两遍，三四层楼的房子每栋的颜色我都记得。我住的楼是粮站的，一楼门面经营粮油饲料，往北走，经过名洪酒家、集贸市场、春风商店、新华书店、工商所、税务所、银行、邮局、铁匠铺、花圈店、自行车修配店，最尾右拐上坡走一段，就到了镇卫生院。功能齐全，算得上是宜居小镇。

我最喜欢赶集的镇上，逢“5”和“10”的日子就是黄獭嘴镇的大集，平日安静的小镇一早开始热闹，中午达到沸腾。这一日，上学的我必选择中午回家吃饭，预谋一次与油货的相约，金黄金黄的油圈子，裹着一层甜豆粉的油饺子，拌上芝麻的空心油氽子，还有内软外焦的糯米饭团，它们的香味飘过整条街，学校的大操场似乎都闻得到。

黄獭嘴中学就在镇中心左拐五十米的地方。说到学校，望望镜中那个细致饰眼角的人，那个回忆满满的地方是多久没去了？我认真回想，毕业后，仅去过一次。

如今的镇上我没细逛，但每年都会途经一二回，匆匆一瞥间也感知到它多了很多美丽新元素。

选个时间，踱步烟火气满满的小镇，再去书声琅琅的学校转转。听说，学校大变样了，更宽阔美丽了，还有寄宿生了，只是它还叫黄獭嘴中学。当然，我要选逢“5”逢“10”的日子，一路嚼着喷香的油货去。

油货摊一定还在。



作者在镇上粮站留影